

旅大接收話往事

陳嘉驥

旅順、大連位於我國東北大陸南部遼東半島的尖端，它西臨渤海，東面黃海，好像是東北大陸伸向太平洋觸角，與山東半島遙遙相對，恰似鉗刀一把，拱衛着堂奧之區的中國北部，並緊扼着渤海灣的咽喉。

大連、旅順為東北的兩個不凍港，海運貫通全世界，並以中長鐵路為其東北內陸運輸幹線，可與歐洲大陸相連。其在東北的地位，正似天津之於華北平原，上海之於揚子江流域。華北平原僅有普通農作物及少量工礦產品，揚子江流域亦不過為萌芽工業及漁米富庶之鄉。但大連背後腹地之東北，有名聞於世的農產大豆高粱，有甲於中國的煤鐵礦產，有中國最大的東蒙馬牛羊羣，有為全國四倍以上的森林木材，更有中國第一的大工業區。故大連在我國所居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就是上海與天津亦不能與其相比擬。

中蘇條約旅大地位

一八九四年，中日因為朝鮮之亂而發生甲午之役，結果清師敗績，於一八九五年，由李鴻章與日本締訂馬關條約，將遼東半島割讓日本。這時正積極侵略中國東北的俄國，不願見日本在東北獲得重大利益，乃聯合德、法兩國，對日本施加壓力，遼東半島遂為我國備款贖回。一八九八年，清廷被迫酬謝「友邦」帝俄援助，將旅順與大連租與帝俄，旅大從此之後，數十年間輾轉於

外人統治之下。一九〇三年，日俄為朝鮮問題及在中國東北利益發生戰爭，俄國失敗，於一九〇五年在美國朴資茅斯締結日俄和約，未得主人中國之同意，帝俄擅自將旅大轉租與日本。從此以後，旅順大連竟成爲日本侵略東北與圖謀中國的大本營。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東北與旅順、大連復爲蘇俄軍隊所佔據。根據「中蘇三十年友好條約」，旅順軍港由中俄兩國海軍共同使用，大連則由中國關爲自由港。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國國軍出關接收東北領土，不數月間，即將第二松花江以南的東北精華區域掌握，惟有旅順、大連，始終未能金甌無缺歸還祖國。反而被蘇俄利用作爲接運山東共黨部隊至東北之登陸基地。

三十四年十月，我國根據中蘇友好條約，派熊式輝爲東北行營主任，前往長春辦理國軍自俄軍手中接收東北事宜。這時國軍因與日軍作戰關係，多半集中於西北與東南內陸各地，最近的十二戰區國軍亦距東北千里以上，加以平漢、津浦兩路交通均爲共黨部隊破壞而中斷。俄人知國軍無法前往東北，故假意表示即將撤退，催促國軍前往接收，以迫使我國要求俄軍暫緩撤退，以遂其長期佔領之詭計。

俄國拒絕我軍登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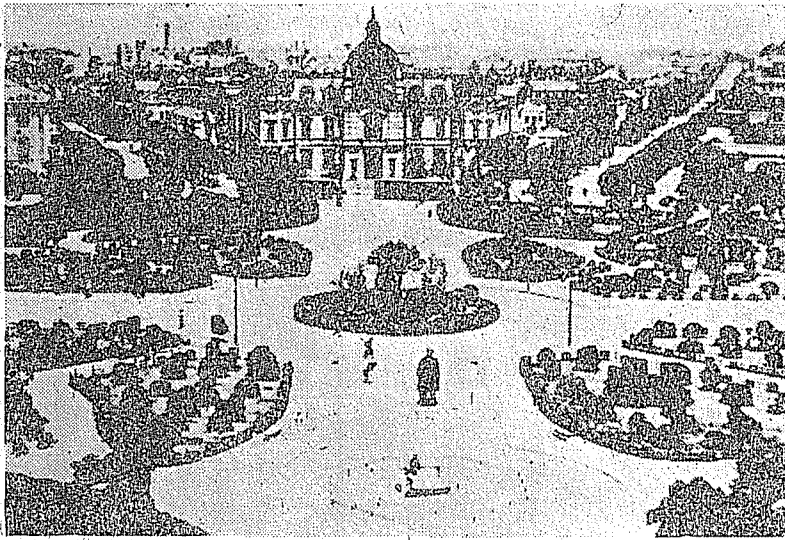
殊不知，我國精銳部隊已在上海、廣州等港口集結，準備在美海軍協助下登陸東北，接收此已淪陷十四年的白山黑水大地。熊式輝立允俄軍要我國軍接收東北的請求，並表明我國軍將從海路登陸大連、旅順，然後國軍再以大連爲基地，沿中長鐵路北上，逐步接收東北。當時在長春的俄遠東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聞國軍要在大連登陸，深感錯愕而無以爲答，翌日始謊稱：「大連在中蘇友好條約中，爲一自由商港，不適宜軍隊進駐，更不宜中國軍隊以此港爲作戰的軍事基地」，而加以拒絕。嗣後，中國政府要求國軍改在營口登陸，俄軍雖未拒絕但又將營口防務移交匪軍，國軍始被迫在距東北奧區千里之外的秦皇島登陸，打入東北。

俄軍在拒絕中國國軍登陸大連接收東北之同時，大連却成爲山東共軍從海上流竄東北之捷徑。山東共軍爲了侵入東北，乃在各縣大量裹脅壯丁，由烟台等地乘小木船駛向大連。每一木船載徒手壯丁約二十人，配以持槍匪幹二人，在大連登陸後每人立由俄軍分配擄自日本關東軍的三八式步槍一枝，子彈二十粒後，然後即分頭向遼寧南部、安東各地流竄。有一時期，自山東坐木船飄洋過海到東北的共軍，其數目猶遠超過從河北察哈爾流竄至遼寧與熱河的共軍之上。據我國空軍自空中觀察，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載運

匪軍的帆船，有如星星點點，浮沉於海上波浪之中。

國軍自安東下遼東

東北國軍將領，當年始終以北取哈爾濱南下旅順、大連，為其職志。自從卅五年六月，因為馬歇爾調處停戰，自松花江北岸撤回先鋒部隊，僅留陶賴昭橋頭堡，與共匪隔江相持後，即將其



大連市中心區之景象

用兵目標，轉移至大連、旅順。國軍為了攻取大連，首先綏靖瀋陽周圍零星匪軍，繼而拓展熱河佔領區範圍，復於十月自本溪南下直取安東，截斷了遼東半島匪軍與其他各地匪軍的聯絡。

國軍於佔領安東後，除了沿鴨綠江東上（鴨綠江水流係從東而西），佔寬甸，攻抵輯安；另路國軍亦自通化南下攻佔桓仁，復自桓仁從側面進攻輯安，輯安遂亦為國軍克復。三十六年一月，國軍復自寬甸縣南下，於當月十五日進佔鴨綠江邊拉古哨；威逼在拉古哨的神碼子鴨綠江水手電廠堤壩我方領土上佈防之俄軍撤退。此時，東北國軍聲威顯赫，民心振奮，誠為令人難以忘懷的黃金時代。

安東方面作戰，係由在東北有常勝軍之稱的五十二軍為主；由遼南攻向遼東半島，直指旅順、大連的部隊，則為器械精良的新六軍。五十二軍與新六軍這次作戰，雖是齊頭併進，但各有主要目標，同時並互為掩護，倘無驍陽集五十二軍廿五師之失，可以說是一次相當完美與巧妙的戰役。

新六軍係於民國卅五年十月廿三日，由遼陽、海城方面突然向隔析木城、摩天嶺等地匪軍發動攻擊。廿五日新六軍，乘匪軍不備佔領金家粉房及小孤山，將析木城匪軍主力一個獨立師約一萬人予以包圍。雙方經過數晝夜之激戰，匪此一個獨立師完全為新六軍消滅，生俘者即達三千人。由於此一戰役，國軍之先聲奪人，使遼南匪軍立刻喪失戰鬥意志，甫行接觸立刻崩潰，國軍乃進行深入遼東半島，為接收旅順、大連展開序幕

戰爭。新六軍繼而得甫自安東地區反正歸來的六十軍之一八四師，從營口方面之協助。兵分數路齊頭併進。

新六軍主力於析木城大捷之後，分三路向南進擊，一路自小孤山進攻王家堡直指岫岩；另路自大石橋進攻大王寨，並會合佔領蓋平部隊，佔領了大王寨，繼而復從大王寨佔白羊溝、克石灰窰子，三路大軍終於圍攻佔領了岫岩。佔領岫岩國軍復兵分兩路，一路佔古廟溝、小洋河子、石廟子，攻取了黃海之濱的大孤山；另一路，佔石佛崖、圍場溝，與自三道溝南下佔萬福莊、王家屯、白家屯、太平嶺國軍，共同佔領了遼東半島上重鎮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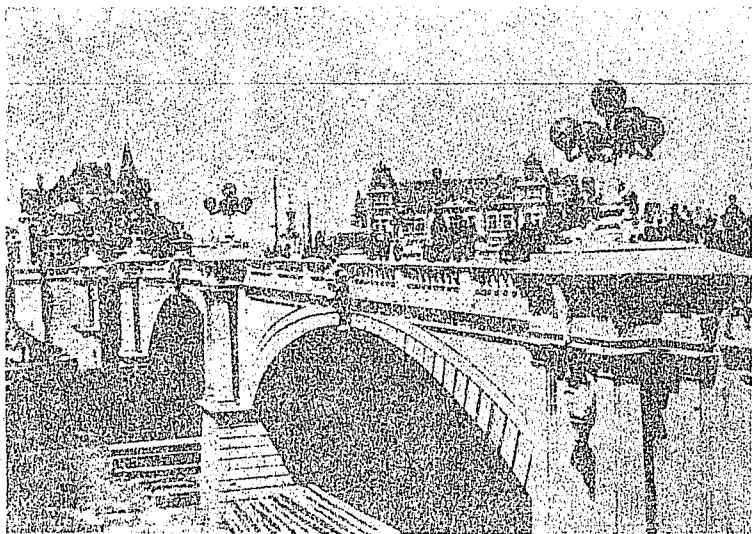
協同新六軍作戰，甫行反正歸來的一八四師，自營口出動，經過蓋平佔領熊岳、將軍台、瓦房店，抵達復縣。這時佔領庄河重鎮的新六軍，沿遼東半島濱海沿線，佔城子，魏子窩（日俄戰役大戰處）。然後兩軍一舉佔領了旅順、大連郊外重鎮普蘭店。

大連市長準備接收

國軍陳兵於普蘭店，對旅順、大連虎視眈眈，與俄軍形成對峙局面，遼東半島上的匪軍紛紛進入大連，再由大連乘船至北韓，渡鴨綠江轉往安東、吉林各地。這時在勝利後政府發表的大連市長沈怡（前交通部長）因不克來東北就職，政府遂改派龔學遂為大連市長。龔學遂於二月間，由南京經北平抵達瀋陽準備赴任。由於龔學遂抵達瀋陽，國軍行將接收旅順、大連消息，不但哄傳全國，並為國際間重大新聞，中外記者遂紛紛

至瀋陽，使樓高七層的中蘇聯誼社招待記者房間竟爲之客滿。

龔學遂住在鐵路賓館，其任處乃爲中外記者每天必到之處，真是戶限爲穿，白天夜晚更是電話頻頻，龔學遂實在受不了乃遷至他處，並把一切問題推向大連市政府祕書長黃光斗。黃光斗（年前始在台逝世）身材矮小，那時年已五十餘歲，自從龔學遂他遷後，他又成記者目標，他連呼



大連市區之陸橋

吃不消，有人勸他也搬出鐵路賓館。黃光斗說：「大連市政府辦事處，總不能沒有一個人，市長可以推，我不能推，市長找不着，因爲有我可以代替，否則市長也躲不開，記者們盯上了，怎麼樣也沒辦法。」

記者爭取大連採訪

中央社瀋陽分社，對採訪旅順大連接收新聞相當注意，除了由筆者每天盯牢了黃光斗外，並且由律主任鴻起發現了龔學遂的住處，因此對情況瞭解很清楚，知道我國決定先對蘇俄展開一場外交交涉，申明我國接收大連的立場與決心後，再行用兵接收大連。至於旅順因爲有中蘇友好條約兩國軍隊共同使用之規定，所以決定不派軍隊進駐。瀋陽分社同時特派記者齊振一，作了一次單槍匹馬的深入遼東半島採訪之行。

正當接收大連密鑼緊鼓之際，筆者忽然自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總參議張學銘（張學良同母弟）處得悉，東北行轅派了一個代表團，由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率領，將取道葫蘆島乘船前往大連，俾與蘇俄交涉我軍接收大連事宜，團員包括中長路局副局長王竹亭等多人。（按照中蘇友好條約，中長鐵路由中俄共同經營三十年，並規定中長路理事會理事長由國人擔任，副理事長由蘇俄方面派人擔任；鐵路局長由俄人擔任，副局長由中國人擔任。）張學銘力誠筆者嚴守秘密，筆者因爲與董彥平接觸機會不多，不够熟稔，知不易取得其協助隨同前往。乃轉而與王竹亭商量，王竹亭本來亦是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後的一類人物，不過他那時正爲着中長鐵路局與瀋陽市政

府爭奪許多財產問題，雙方鬧得相當激烈，對新聞界尤其是中央社買帳的時候。筆者乃從王竹亭處取得代表團啓程日期與時間，並協議由筆者先單獨在是列列車中，另坐一個車廂，在錦西轉車葫蘆島時出現，由渠代爲說項，以隨員資格乘船同往，並由筆者保證倘董彥平不准筆者在在在連登陸時，筆者必須在船上不得下船。

獨家隨行一睡誤點

律鴻起主任並給董彥平寫了一封信，由筆者持往，俾在必要時拿出來請其幫忙，信中也保證聽從董彥平命令，絕不隨便在大連港登陸。筆者在一切安排妥當後，並特別到隔壁警備司令部借了一個望遠鏡，心想這次將是一個大出風頭的機會，不但是獨得新聞，並親臨其境，大公報絕對無法與我們一爭短長了。當年大公報挾其特殊地位，傲視新聞界，並儘量不用中央社消息，只有東北新聞他們爭不過中央社瀋陽分社，張高峯頂不住，調走，又把呂德潤調回來。結果呂德潤也不過如此，只得把張高峯再調回與呂德潤兩個人都留在瀋陽，與中央社打對台，但大公報還是離不開中央社的瀋陽專電。

也許筆者興奮過度，當晚筆者只打了一個呼，便翻來覆去睡不着了，結果不到六點鐘便起來刷牙洗臉，一切弄好了，一看離八點半開車時間還早，遂又合衣倒在床上小睡片刻，誰知一覺醒來已經九點鐘，乃連忙叫了一輛馬車趕往火車站，希望當年經常誤點的北寧鐵路仍然誤點，但是這次却已準時開出了。筆者這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決定坐中午開往山海關那一班快車，希望

在代表團第二天乘船離開葫蘆島前趕到葫蘆島。誰知在十一點鐘得到一個消息，說是在白旗堡一帶發生情況，不但中午這趟車停開，下午和晚上的車也停開，最早也得第二天才能恢復。這一下使筆者一次大好機會泡了湯，當時心眼裏那份失落的感觉，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有好幾天始終提不起精神來，這是筆者短短兩年外勤記者生涯中，一次最重大的失誤！

王世杰瀋陽話外交

就在這個時候，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於廿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飛抵北平，並於廿四日由北平飛抵瀋陽。東北人士由於王外長的忽然來臨，更加深了政府即將接收大連的想法與內心的印象。有一天筆者在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家裏，訪問王外長，我們談到了接收大連問題，以及我國與蘇俄締結友好條約等問題。王外長表示：「日本未投降前，廣島、長崎未落原子彈的時候，蘇俄對日參戰在盟國是必要的。因地勢的關係，我國軍隊無論如何是無法先俄軍進入東北。我們爲避免日後再與蘇俄談東北問題的麻煩，在他們行動之前，使他先承認東北爲中國領土，這是有非常必要的一項外交行動。在中國領土，這是有非常必要的一項外交行動。在中國領土，這是有非常必要的一項外交行動。中俄友好條約裏確定，中國在東北有絕對的主權，中俄共同經營中長鐵路三十年，期滿後無償由中國收回。並決定中長鐵路爲純經濟性的，鐵路警衛也全由中國負責。大連市完全是中國的，旅順軍港允許俄軍使用三十年，在此期間我國軍隊也同樣可以使用。今天的東北，除旅順軍港外，俄軍不能有一兵一卒在中國領土上，條約訂得清清楚楚。

楚楚，所以接收大連在今天並無外交問題，我們接收大連決不受任何干涉。今日大連有無俄軍並無確實報告，在俄軍對日作戰之前，史達林親向我保證，將有百萬俄軍參加對日作戰，戰事終了三個月俄軍即行撤退。

局勢轉變收復成空

不久，董彥平代表團已從大連訪問歸來，對此行結果守口如瓶，顯然是沒有得到什麼要領。最重要的是，松花江彼岸的林彪匪軍的攻勢，却一次連一次發動起來。遼東半島尖端普蘭店等地國軍主力，不得不一二次的抽調，去瓦解匪軍的攻勢，因此使國軍進攻大連的行動，也不得不

一次一次的延期。迨卅六年六月間，林彪發動了所謂第五次攻勢。這次他未打由新一軍據守實力充足的中長鐵路正面陣地，却從西北側面攻擊中長路上的懷德等地，並包圍了四平街，展開空前未有的大攻防戰。這時國軍爲着解四平街之圍，駐守安東等地區，以及在遼東半島尖端，旅順、大連郊區普蘭店的國軍主力亦只得撤出，因此旅順、大連之圍遂自動解除。由是當年東北國軍，在「北取哈爾濱」，被馬歇爾調處停戰，所阻止化爲泡影後，「南下旅順、大連」，也從此變成紙上談兵，無由實現，走筆至此，祇有徒然感慨了！

編輯部

告

編者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周昆田教授的「四十年前西藏行」本期寫到由重慶經緬甸、印度入藏，就途中見聞，高原景色，拉薩風光，各界歡迎盛況，以及十四輩達賴喇嘛呼畢勒罕（靈童）認定經過等，作了動詳盡的敘述，讀來令人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同時又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

△爲配合周昆田教授的大作，本期特隆重推出名家作家，國民黨大會代表徐哲甫先生珍藏三十年前前西藏風情圖照三十幅，敬請讀者參閱。
△本誌一五五期賴景瑚教授「由朴正熙想到吳廷琰」附圖說明「吳廷琰主政越南時的越南總統府上懸吳廷琰巨型照片」，「總統府」係西貢市政府之誤，經前越南大夏日報社長王永健先生來函指正，特此致謝。
△王軍先生「柯梅尼一舉驚天下」對伊朗回教什葉派集中地情況，蘇尼派與什葉派的歷史

仇怨，什葉派激進狂風到處吹襲，以及狂人柯梅尼怨恨巴勃維，仇視美國，縱容激進革命學生佔據德里蘭美國大使館劫持人質事件，美國總統卡特，遭遇此一難題，毫無妥善解決辦法，使美國與伊朗同受其害，自由世界連帶受害，祇有蘇俄受益等情，有精闢詳盡的報導。這是美國當局徹底覺悟反省的時候了，領導自由世界的各國，今後必要表現莊嚴的正義力量長遠正確而強硬的外交政策，尤要顧念友邦各別的特殊情況與政治環境，不可強迫他人一律接受美國的政治模式，否則俄共氣焰日益猖獗，自由國家對美國失去信心，前途將不堪設想。
△喬家才先生的「情報風雲」本期寫到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抗戰前後，在上級指導下，對安定兩廣，清除叛逆，防謀肅奸所作的重大工作，箇中曲折，歷歷如繪，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